

第五章 結論

唐代小說家的作品具有反映當代的生命情調和試探。¹唐代因為科舉制度的盛行，所以士子干謁和官員宦遊的情況非常普遍，再加上受到當時民間講話的影響，他們在宴集中便說著自己聽聞得來的故事娛樂與會的大眾，進而寫成書面廣為流傳。因為故事須具「資笑語」的效果，所以所講的多為奇人、奇聞、奇事。

故事題材的來源，除了文人漫遊旅途的見聞之外，就是發生在他們生活周遭的情事，士族婦女、娼妓和其他各階層的婦女，因此便常出現在作家的創作中。在作家的筆下。由於唐代上至帝王下至庶人皆重視才學，在小說中亦反映出此一現象，小說中的婦女不論是士族婦女、娼女，甚至是非人之物所幻化的婦女，本身均具備一定的詩才或者擁有識才的能力，並且具有強韌的意志，能勇於面對橫阻在其眼前的阻礙，這得歸功於當時對教育與詩學的重視，不論男女只要有才學，皆被時人所看重與傾慕，婦女受到這種時代風尚的影響，行事富主動性，才學豐富、膽識過人，幾近人人會吟詩讀文，較優秀者便以詩名和處事的明快決斷聞於當代，成為小說作家的創作素材。

唐代小說作家首開人物的典型，獨創俠女這一類型人物。就如前文所說「文學反映時代精神」，唐代自安史之亂後，強藩擁兵自恃，不上賦稅，不聽朝廷號令，甚至起兵謀叛，雖然亂事終被弭平，但已致使百姓生活於不安定的環境中。此外，在唐代前期經濟富裕，民生安定，明皇設立教坊培養歌舞、百戲的人才。那些百戲藝人（多為女子）高超的技藝，使人目不轉睛，激發小說作者的想像，創造為人排憂解紛的俠女人物。

唐人對於小說的貢獻在於打破粗陳梗概的小說舊模式，確立了一種新型文體。在藝術上，小說具有人情化、個性化及詩意化的審美情趣。唐代

¹ 楊牧：《文學知識》（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86年3版），頁144。

小說所描述的非人形象承續唐前小說作家的題材，不只具有人形，更進一步將其深化為具有人的情感、人的價值評斷的形象，鸚鵡（〈古鏡記〉）、任氏（〈任氏傳〉）、龍女（〈柳毅〉）、九娘子（〈靈應傳〉）、袁氏（《傳奇·孫恪》）等等幻化女子，她們在故事中的作為和真正的人間女子一般無二。

唐代作家在塑造人物時，注意到人物身分、性格的不同，便以此認知鋪設情節，展現人物複雜、立體的性格特質，和唐前小說人物大多只具單一性格差異甚大。如：鶯鶯（〈鶯鶯傳〉）兼具熱情又淡漠的複雜性格；李娃（〈李娃傳〉）雖老於世故精於謀算，卻又有純情、重義的一面；而任氏（〈任氏傳〉）身具作為人妾的堅貞，對他人卻是態度佻達、浮浪。作家們通過人物的言行舉止以及情節的推展進行突出人物的個性特徵，此種塑造人物性格的方式具畫時代的開創性。

詩意化為唐代小說最大的特質，由於唐代為詩歌的黃金時代，整個社會都浸淫在吟詩誦歌的風尚中，自然小說創作會受到詩歌的影響。作家有意使用詩歌醞釀出小說抒情的氛圍，或做為小說中人物情感的呈現，或作為故事情節的轉折。除了運用詩歌表現詩意外，作者藉由直接描寫人物強烈的情感活動和以景寫情、襯情的方式，凸顯小說中的詩意。

不論是小說取材或藝術審美情趣，唐代小說影響了後代文學的創作，短篇小說、章回小說、戲曲、詩歌、散文皆受其影響，在題材上有些直接承續，有的加以變化；在審美情趣方面，更啟發了後代作家，在人物塑造、情景構思、情節設計上，各取其一端或全面接受，在唐代小說的基礎上承繼發揚，在這豐富的養分下，蒲松齡《聊齋誌異》更創設出許多動人且形象鮮明的非人女子，被譽為短篇文言小說的顛峰之作，這都是受唐代小說的影響。